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七

高宗皇帝七

建炎四年春正月甲辰朔大風御舟碇海中乙巳日
午西風忽起敵乘之攻明州浙東制置使張俊與守
臣劉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殺傷大當敵奔北墮
田間或墜水俊急令收兵夜敵拔寨去 丙午早御
舟次章安鎮 丁未御史中丞趙鼎自明州還行在
遂與從官同對于舟中 庚戌金人再攻明州 丙
辰江淮宣撫司右軍統制岳飛自廣德軍移屯宜興
縣杜充之敗也其將士潰去多行剽掠獨飛嚴戢所
部不擾居民士大夫避寇者皆賴以免故時譽翕然

新時世
然譽飛

賞明
州戰
功
大雷
雨

歸之 丁巳婁宿陷陝府守臣李彥仙死之彥仙守
陝再踰年大小戰二百及城陷其屬官通守職官縣
令將佐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屈降者 戊午張俊
全軍立功人並遷七官賞明州之捷也 金兵再攻
餘姚縣 己未金兵破明州 夜大雷雨翌日 上
謂大臣曰昨雷聲頗厲於占為君弱臣強四裔兵不
制所致朕當與卿等修德以應天 壬戌晚雷雨又
作上謂大臣曰此與前占無異惟頻發者應速耳
癸亥泊青澳門甲子泊温州港口 丙寅移次温州
之館頭先是金人攻定海縣破之遂以舟師攻昌國
縣欲襲御舟至研頭風雨大作提領海船張公裕引

換給
度牒

汪藻
論將帥
罪

大舶擊散之敵乃去 丁卯金人攻潭州 戊辰權
知三省樞密院事滕康提舉亳州明道宮權同知劉
珪提舉江州太平觀 己巳尚書戶部侍郎葉份請
令僧道換給已書填黃紙度牒每道輸紙墨錢十千
從之 初趙立既至楚州朝廷因以立知州事金左
監軍昌親帥數萬人圍城相持四十餘日敵不能入
而城中薪糧日竭 辛未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
言金人為患今已五年陛下以萬乘之尊而泯然未
知稅駕之所者由將帥無人而御之不得其術也如
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燧之徒身為大將論其官則
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

者論其家則金帛充盈錦衣肉食與臺廡養皆得以
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口伍反少平時飛
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驅口甚於敵人陛下不
得而問正以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張俊明州僅能
少抗柰何敵未退數里間而引兵先遁是殺明州一
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痛
念自去秋以來陛下為宗社大計以建康京口九江
皆要害之地故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
九江而以王玘隸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而世忠
八九月間已歸鎮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舶焚其城郭
為逃遁之計洎杜充力戰於前世忠王玘卒不為用

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杞朝夕飲宴賊
至數十里間不知則朝廷失達康敵侵兩浙乘輿震
驚者韓世忠王玘使之也失豫章 太母播越六宮
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嗚呼諸將已負 國家罪惡
如此而後自明引軍至溫道路一空居民皆逃奔山
谷世忠逗遛秀州放軍四掠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
雖陛下親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
女張燈高會君父在難而不恤也玘自信入閩所過
邀索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意果安在
哉臣觀今日諸將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
王玘本隸杜充充敗于前而玘不救此不可赦當先

更建法
福鹽

斬璣以今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臣
愚以爲敵退之後正大明賞罰再立紀綱之時莫若
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其
節制稍稍以法裁之仍使於偏裨中擇人才之可用
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爲諸將
之代此今日所最急者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
之 戶部侍郎葉份言准鹽路梗妨阻客販浙鹽數
少積壓客鈔望權以福建鹽通商仍稍還買鹽本錢
即本路官搬官賣兩不相妨從之福建路歲產鹽一
千一百萬斤政和中遣左司郎官張察至本路參定
歲以三分爲率二分歸朝廷許商人輸錢給鈔受鹽

四
皆京

溫
州
驛

一分歸漕司許自賣鹽以辦歲計時商販官搬二法
並行靖康俶擾商販殆絕故官悉自鬻歲入課錢四
十萬緡至是份請行鈔法而奸民乘之盜販者甚衆
二月乙亥御舟至溫州江心寺驛蹕 大中大夫
盧益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吉州居住李回復端明學
士權同知 金人取潭州 丙子敵自明州引兵還
臨安丙戌金人自臨安退兵 丁亥金人取京師權
留守上官悟及副留守趙倫出奔悟至唐州為董平
所殺自是四京皆陷沒矣 庚寅 上入溫州驛蹕
州治 辛卯金人取秀州權州事鄧根留本州兵馬
都監趙士醫乘城拒敵城陷士醫為流矢所中而死

給閩
鹽廣

鍾相
作亂

杜充
降金

甲午尚書省言淮鹽道路不通商人皆自京師持

鈔引至兩浙請鹽故溫台州積下引鈔至多有至二

三年者乞令行在權貨務換給新鈔赴閩廣筭請每

袋貼納通貨錢三十從之 鼎州人鍾相作亂自稱

楚王改元天載自是十九縣皆爲盜區 乙未尚書

右僕射兼江淮宣撫使杜充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

舉江州太平觀充自真州而北宗弼遣人說充許以

中原地封之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降金 丙申宣撫

制置使張浚聞 上親征亟治兵自秦州入衛留參

議軍事劉子羽掌留司事 敵遊騎至平江同知樞

密院事周望奔太湖守臣湯東野挈家潛遁以府印

兼用
才德

付統制官郭仲威丁酉金人大集城下望及仲威皆遁 戊戌宗弼入平江敵之在湖南者是日亦渡江趨石首縣而去 己亥鍾相犯桃源縣知縣事錢景出戰爲所殺 庚子呂頤浩奏戶部侍郎葉汾言駕幸浙西須早除發運使臣觀可任漕計極難得人間有之又素行不修 上曰有德者率淳直或不能辦事有才者多是小人如梁揚祖誠無學術使爲發運使則有餘矣大抵小人不可使在侍從之列若藉其才任於外亦何不可

臣留正等曰世不能無小人固也因其小人而遂絕之使不容於世可乎至治之時君子小人各安

其分在易之泰其至治之時歟君子道長而居於
內小人道消而居於外是之謂各安其分且君子
小人之別安在哉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
小人才有所用則豈在所絕哉使之居外則足以
效其所長而不至於害吾之治此 太上皇帝所
以不棄揚祖也生乎斯時者尚安有不遇之歎
辛丑鍾相陷澧州守臣黃琮等十餘人皆為所殺
澧陽縣丞葉奮戰死 三月癸卯朔宗弼去平江府
甲辰初婁宿既陷陝遂與其副撒离喝長驅入關
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曲端聞敵至遣涇原路馬步
軍副總管吳玠及統制官張忠孚李彥琪將所部拒

彭原
店之
戰

吳治秦
玠兵鳳

之于彭原店端自擁大兵屯于邠州之宜祿以爲聲援敵乘高而陣婁宿引兵來犯玠擊敗之撒離喝懼而泣敵人因目爲啼哭郎君旣而敵師復振官軍敗端退屯涇州敵亦引去端劾玠違節降中顯大夫罷總管復知懷德軍宣撫處置使張浚素奇玠尋擢玠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當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始青溪嶺之戰玠牙兵皆潰及是玠治兵秦鳳諸潰卒復出就招玠問訊再三搜索非是者五六人斥遣之餘悉斬於遠亭下去秦州十里軍中股慄自是每戰皆効死無復潰散者矣 丁酉張浚言大食獻珠玉已至熙州詔津遣赴行在右正言呂

大食
來貢
不受

社言所獻真珠犀牙乳香龍涎珊瑚梔子玻璃非服
食器用之物不當受 上諭大臣曰捐數十萬緡易
無用珠玉曷若愛惜其財以養戰士遂命宣撫司無
得受仍加賜遣之

龜鑑曰寶器異物即命碎之內府珠玉即命投之
螺鈿什物悉皆銷毀帷帟文繡一切屏去銷金鋪
翠則有禁龜筒玳瑁則有禁真珠文犀則有禁廣
州貢珠則罷交趾獻羽則罷川蜀錦繡則又罷且
作損齋以自誓而 上謂宰相曰捐數十萬緡易
無用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吾君之儉何如也
時浚率步騎數萬人入衛至房州遇德音知敵騎退

奉養
太后

竄林
祀熙
呂

乃還 壬子金人入常州 甲寅先是上諭呂頤浩
曰朕初不識 隆祐皇太后自建炎初迎奉至南京
方始識之愛朕不啻己出宮中奉養及一年半朕之
衣服飲食必親調製今朕父母兄弟皆在遠方尊長
中惟 皇太后不惟相別數千里外加之胡騎衝突
又兵民不相得縱火交兵五六日乃定復爾驚擾當
早遣大臣領兵迎奉以稱朕朝夕慕念之意 林杞
除名連州編管坐提點福建刑獄日與呂熙共殺張
政也熙配惠州牢城詹標初手執傅及是亦坐獄辭
不伏而死 丁巳金人至鎮江府浙西制置使韓世
忠已屯山寺以邀之降其將鐵爪鷹李選選者江淮

金山
之捷

宣撫司潰卒也宗弼遣使通問世忠亦遣使臣石臯
報之約日會戰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
龍王廟者敵必登此覘我虛實仍遣偏將蘇德將二
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廟下戒之曰聞江中鼓
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敵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
中之伏者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
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馳而脫詰二人者即宗弼也
既而戰數十合世忠妻和國夫人梁氏在行間親執
桴鼓敵終不得濟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
從益以名馬又不從 己未 上御舟復還浙西辛
酉 上御舟發温州晚朝執政登舟奏事 上曰張

張浚
措置
有條

褒元
祐忠
賢

浚措置陝西極有條理薦人用士持心向公張俊辛
永宗皆言陝西將帥往往伏浚謀略呂頤浩曰陛下
雖失之杜充復得之張浚王綯曰張守嘗語臣浚好
謀有大志嘗招諸將至臺講論用兵籌策今果能行
所言真不易得上復言浚用孫握代辛興宗按王
擇仁等罪稱善者久之壬戌御舟次章安鎮故
朝請郎張耒贈右文殿修撰故朝散郎晁補之朝奉
郎黃庭堅宣德郎秦觀皆贈直龍圖閣又詔故右司
諫江公望監察御史常安民各官子孫二人時方褒
錄元祐忠賢以耒等四人為黨籍餘官之首而參知
政事范宗尹言公望安民論事勁切故首及之乙

丑 上次台州松門寨宰執奏事呂頤浩因言此行未審且駐會稽為復須到浙右 上曰須由蘇杭往湖州或如卿所奏往宣州頤浩又曰將來且在浙右為當謀入蜀 上曰朕倚雍之強資蜀之富固善但張浚奏漢中只可備萬人糧恐太少頤浩曰若第攜萬兵入蜀則淮浙江湖以至閩廣將為盜區皆非國家之有矣 上曰當益進上流用淮浙推貨鹽錢以贍軍費運江浙荆湖之粟以為軍食王綯曰議者多言入蜀便殊不知自秦用張儀至 本朝遣王繼恩下蜀者八矣取輒得之不勞再舉則亦未可謂之便也范宗尹曰臣謂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

蜀議
羅幸

趙鼎
請幸
公安

事也元帥盍建此議無以思歸他人宗維乃令希尹
馳白金主晟晟許之 夏四月甲戌 上御舟至明
州之城外 御史中丞趙鼎言吳越介在一隅非進
取中原之勢荆襄左顧川陝右視湖湘而下瞰京洛
在三國必爭之地宜以公安爲行關而屯重兵於襄
陽以爲屏翰運江浙之粟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
無出此願詔張浚未可長驅深入姑令五路各守其
地犄角相援可也 乙亥 上發明州 癸未 上
次越州駐蹕州治 初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與宗弼
相持于黃天蕩而李董太一圍揚州朝廷恐守臣張
績力不能支許還屯京口績不爲動敵乃趨真州時

太一軍于北宗弼軍于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
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為長綆貫一大鈞以投
士之驍捷者平旦敵以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
道出其背每綆一綆則曳一舟而入敵竟不得濟乃
求與世忠語世忠酬答如響時於所佩金鳳瓶傳酒
縱飲示之宗弼見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
世忠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服明主足
相全也呂頤浩聞敵窮蹙乃請上幸浙西且下詔
親征以為先聲而亟出銳兵策應世忠庶幾必擒兀
朮參知政事王綯亦言宜遣兵與世忠夾擊上納
之甲申下詔親征乙酉御史中丞趙鼎為翰林

三省樞密院
奏事
金世忠

不同朕當眷遇始終不替是夕遂召汪藻草制略曰
占吏負而有虧銓法專兵柄而幾廢樞庭下吳門之
詔則慮失於先時請浙右之行則力違於衆論遂罷
爲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時王
綯與頴浩論頗同乃累章丐免於是范宗尹攝行相
事遂留會稽無復進居上流之意矣 詔三省樞密
院同班奏事 是日韓世忠及宗弼再戰于江中敗
績宗弼旣爲世忠所扼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去或
獻謀于金人曰江水方漲宜於蘆場地鑿大渠二十
餘里上接江口舟出江背在世忠之上流矣宗弼從
之傍治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日早出舟世忠

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敵終不得濟先是宗弼在鎮江世忠以海舟扼于江中乘風使蓬往來如飛宗弼謂諸將曰使船如使馬何以破之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福州人王某僑居建康教敵人於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擢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篷蓬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敵以火箭射其篷蓬火烘日曝人亂而呼馬驚而嘶被焚與墮江者不可勝數所焚之舟蔽江而下敵輕舟襲追之統制官孫世詢嚴永吉皆力戰而死世忠與餘

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聚兵宗弼乃得絕江
遁去

大事記曰張俊以孤軍敢與敵戰而有明州城下
之捷陳思恭邀擊於吳縣而有太湖之捷牛皋邀
擊於荆南而有寶豐之捷岳飛邀擊於荆南而有
靜安之捷而韓世忠捷於鎮江敵勢尤為窮蹙雖
海舟無風天時未順而願浩固請幸浙西下詔親
征兵勢稍張而敵自是不敢復過江矣

丁酉御筆趙鼎依舊御史中丞鼎即出視事 辛

丑詔比年爵賞失實名器浸輕自今將帥監司毋得
乞空名告敕如實有功保奏推賞大臣出使亦如之

不許空告
乞名教

金人犯江西者自荆門北歸留守司同統制牛皋
潛軍于寶豐之宋村擊敗之 五月癸卯中書門下
省檢正諸房公事張汝舟特遷一官初 上過明州
汝舟應奉簡儉粗能給具至台州而守臣晁汝為儲
峙豐備論者以為擾民乞行賞罰以示好惡至是進
呈范宗尹曰若黜汝為則口知原宋輝皆當貶矣臣
觀近歲宰相一罷則凡經遷擢者悉皆擯斥目為其
黨不復進用遂分彼此更相憎嫉 上曰朝廷人才
豈有易相一切進退第以簡儉褒汝舟則好惡自明
如汝為輩不必皆黜乃進汝舟一官其實宗尹陰佑
汝為故有此論 甲辰參知政事權樞密院事范宗

范宗
尹議
復鎮

尹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時
江北荆湖諸路盜益起大者至數萬人據有州郡朝
廷力不能制盜所不能至者則以土豪潰將或攝官
守之皆羈縻而已宗尹以為此皆烏合之衆急之則
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
以漸制乃言於上曰昔太祖受命收藩鎮之權
天下無事百有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
帥守事力單寡束手而莫知所出此法之弊也今日
救弊之道當稍復藩鎮之法亦不盡行之天下且裂
河南江北數十州為之少與之地而專付以權擇人
久任以屏王室羣臣多以為不可宗尹曰今諸郡為

金議
立決
劉豫

輪時
修政
記時

盜據者以十數則藩鎮之勢駸駸成矣曷若朝廷爲之使恩有所歸上決意行之遂以爲相宗尹時年三十三自漢唐及國朝宰相未有如是之年少者丁未金左副元帥宗維與諸將分往山後草地避暑先是大同尹高慶裔自東平還雲中言推戴劉豫之意宗維復令慶裔馳至東平問豫可否豫陽推張孝純宗維報曰戴尔者河南萬姓推孝純者獨爾一人難以一人之情而阻萬姓之願爾當就位我當以孝純輔爾其議遂決宗弼自江南還屯六合縣庚戌詔三省樞密院官輪修時政記以同班奏事故草舊制也辛亥止謂大臣曰從班人極少卿等當

論用人法

靜安之捷

赤雲白氣之異

共議務取其實不厭多也今乘輿服御悉從簡儉除
一省郎未至甚費苟得其人其利博矣范宗尹曰用
人之法須擇可為執政者方除從官可為從官者方
除省郎則選精而真材出 上曰善 統領赤心軍
馬劉晏與戚方戰于宣州死之 壬子金人焚建康
府掠人民奪財物自靜安渡宣化而去時宗弼屯六
合縣敵之輜重自瓜步口舳舻相銜至六合不絕淮
南宣撫司右軍統制岳飛聞敵去以所部邀擊于靜
安勝之 夜有赤雲亘天其中白氣貫之犯北斗及
紫微由東南而散殿中侍御史沈與求言此天愛陛
下出變以示警也願陛下隨宜措置略修宗廟陵寢

沈與
求論
變天

之祀又天子所在謂之朝廷今號令出於四方者多矣盡假便宜即同聖旨然其大者虔州一朝廷秦州一朝廷號令之極至為詔矣願修約便宜事件度其緩急時罷行之防守者國家之大計也願採酌羣臣之議擇其便宜斷自聖心汲汲行之論相者天子之職也願以所屬意之臣親製宸翰禱于天地占而用之仍舉行開寶故事使參知政事得與宰相輪日知印又論劉光世軍名及罷浙西預借苗米置諸軍功罪簿等事詔三省以次施行 癸丑同簽書樞密院事張守參知政事御史中丞趙鼎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御營副使自黃潛善呂頤浩繼相凡兵政悉隸御

趙鼎
正西
府體

宋昌
祚等
死節

營使司事權既分又再經大變文移紛亂至是樞密
未置長而同知院事周望在臨安鼎始檢故事舉行
以正西府之體 甲寅金兵取定遠縣節制淮南軍
馬間勅爲所執至南京欲降之不可敵怒敲殺之
統制官巨師古與戚方戰于宣州城下方三戰三敗
遂引去 乙卯參知政事王綯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始宗弼渡江和州兵馬都監宋昌祚權領州事率
軍民固守遠敵北歸擊破之昌祚與權通判唐景歷
陽令蹇譽司戶徐統歷陽尉邵元通皆死 丁巳宰
執擬呈海州東海縣李彥先遣人至行在秋聞登萊
積粟頗多欲就委彥先用海舟轉輸以助軍食 上

曰登萊諸州自道路榛梗不及今既未能厚加撫恤
乃反責其積粟以輸行在於理未安輔臣退曰聖慮
高遠非羣臣所及

臣留正等曰聖人之於民將有以勞之必先有以
佚之將有以取之必先有以予之則民不怨澤未
浹而賦斂先焉豈所謂勞來安定之術哉艱難以
來山東道梗 太上皇帝慨然念德澤之不及撫
恤之未能其心未嘗不欲固結束民以圖恢復之
効而大臣慮不及遠乃欲輸登萊之粟以助軍宜
聖意之所不取也

戊午詔復置權尚書六曹侍郎如元祐故事滿二

趙乞直置
班復鼎

年爲真補外者除待制未滿除修撰時宰相范宗尹
建言自崇寧罷權侍郎之後庶官進用有不可任以
給舍者則正除侍郎超躐太甚請復舊制以待資淺
新進之人故有是命 初 上在明州諸班直爲亂
既誅其爲首者遂廢其班及還會稽乃命御前親軍
統制辛永宗更選兵三百人直殿巖然皆烏合之衆
至是趙鼎因奏事言 祖宗於兵政最爲留意蓋自
藝祖踐祚與趙普講明利害著爲令典萬世守之不
可失也昨明州班首緣訴事紛亂非其本謀乃盡廢
之是因咽而廢食今諸路各總重兵不隸三衙則兵
政已壞獨衛兵彷彿舊制亦掃蕩不存是 祖宗之

法廢于陛下之手臣甚惜之 上悟尋復舊制 壬戌詔行在職事官及釐務官子弟並赴國子監別試 癸亥陳楠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楠嘗爲尚書郎以學行稱范宗尹奏今所除用多儒生欲兼用才吏以備緩急使令故不留楠行在 上曰才吏亦不可無但勿令太多前呂頤浩當國純用掊剋之吏如變賣度牒計置錢物雖有寬恤之名而實皆掊剋也 臣留正等曰甚哉掊剋之吏之爲斯民害也蓋其處心積慮惟在於損下益上凡可以取於民者雖剝膚槌髓無所不爲而民之咨怨初不皇恤之人也其可加之斯民之上矣

流寓
附試

詔建
藩鎮

詔河南北陝西淮南流寓士人許於所在州附試
每二十人解一人仍召文臣二員委保結除名罪所
保毋得過二人 甲子詔曰周建侯邦四國有藩垣
之助唐分藩鎮北邊無烽火之虞永惟涼眇之資履
此艱難之運遠巡南國久隔中原蓋因豪傑之徒各
莫方隅之守是用考古之制權時之宜斷自荆淮接
于畿甸豈獨植藩籬於江表蓋將崇屏翰於京師欲
隆鎮撫之名為輟按廉之使有民有社得專制於境
中足食足兵聽專征於閭外詔辭直學士阮恭宗禮
所草也先是范宗尹言從官集議分鎮事宜請以京
畿淮南北京東西地分並分為鎮除茶鹽之利國

計所係合歸朝廷置官提舉外他監司並罷上供財賦權免三年餘令帥臣移用管內州縣官許辟置知通令帥臣具名奏差朝廷審量除授遇軍興聽從便宜其帥臣不因朝廷召擢更不除代如能捍禦外寇顯有大功當議特許世襲始宗尹等議即令世襲

上曰未須爾輔臣奏江北殘破若不許世襲恐不能死守 上曰便令世襲恐太重俟其保守無虞然後許之宗尹曰當如聖訓臣等慮所不及

大事記曰自范宗尹裂諸路爲鎮撫使而李成敢於犯江浙桑仲敢於窺蜀 紹興以來雖李成權破張用招安李允文革面而孔彥舟據鄂馬友據

趙新進
劉葛立

潭范汝爲據建州揚公據重湖曹成李宏在湖南
江西之間鄧慶龔富剽掠南雄英韶諸郡而內郡
之民皆盜矣

同知樞密院淮南兩浙宣撫使周望以脫身先遁
致失蘇杭降秘書少監分司衡州居住 乙丑知楚
州兼管內安撫使趙立爲楚泗州連水軍鎮撫使兼
知楚州時宗弼自六合歸屯於楚州之九里徑欲斷
立糧道立大破之先是劉豫在東平遣立故人葛進
等賈書誘立令供賦稅立大怒不撤封斬之已而又
遣沂州舉人劉德持旗榜招立具言金人大軍且至
必屠一城生聚立令將出就戮德大呼曰公非吾故

趙立
忠義
之聲

行布
衣獻
言

張浚
起復
王庶

人乎立曰吾知忠義爲國豈問故人耶趣令纏以油
布焚死市中且表其旗榜于朝由是忠義之聲傾天
下遠邇向風下之 戊辰詔諸路帥臣見帶制置使
及諸州守臣帶管內安撫使者並罷 己巳布衣程
康國上書論分鎮十事其一言四隣有警即令應援
上謂大臣曰此意雖出於布衣若朝廷行之人豈知
其爲布衣之言張守曰使人知其出於布衣之言乃
朝廷美事也遂批旨行下 庚午初張浚之入蜀也
朝議大夫王庶以失守得罪即前途迎見之浚以爲
參議官與偕行庶俄以母喪去至是桑仲頗窺興元
而上行未至浚度諸將無可用乃起庶故官知興元

集議
駐蹕

合江
南司

罷御
營歸
院

府兼利路安撫使 劉超據荆南府分衆犯峽州兵
馬鈴轄渠成與戰為所殺超遣彭筠犯復州欲取鼎
澧以窺湖南二廣 六月辛未朔詔侍從臺諫三衛
諸軍統制並赴都堂集議駐蹕事宜有未盡者許實
封以聞 癸酉合江南兩路轉運為一司 衡州居
住周望再責昭化節度副使連州安置望竟卒于
貶所 甲戌以宰相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罷御營
使議者以為宰相之職無所不統 本朝沿五代之
制政事分為兩府兵權付以樞密比年又置御營使
是政出於三也望罷御營司以兵權歸之密院而宰
相兼知庶幾可以收兵柄一賞罰節財用於用罷御

復給
官告

改前
軍御

重修
敕令

營使及官屬而以其事歸樞密院為機速房焉自慶
歷後宰相不兼樞密者八十餘年其復兼蓋自此始
監察御史萬格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始除檢
詳官也 乙亥詔六品以上官及初改京官並給告
陞朝官以上給勅初授官人給綾紙自渡江惟侍臣
給告至是漸復之 丁丑戚方犯安吉縣詔浙西江
東制置使張俊往捕之仍命統制官岳飛聽俊節制
戊寅詔御前五軍改為神武軍御營五軍改為神
武副軍其將佐並屬樞密院 庚辰命宰臣范宗尹
提舉詳定重修敕令參知政事張守同提舉先是有
詔以嘉祐政和敕令格式對修成書至是始設官置

重修
敕令

揚作
亂么

范宗
尹論
濫討

局命大理寺及見在敕局官就兼詳定刑定等官仍
召人言編敕利害踰年乃成 鍾相之敗其黨楊華
揚太等聚衆於龍陽太年幼楚人謂幼爲么故以么
目之 和州進士龔楫率民丁襲敵于新塘爲所殺
敵之得歷陽也有士人蔣子春者平日教授鄉里敵
見其人物秀整喜欲命之以官子春怒罵爲所殺
辛巳用宰相范宗尹請申命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
賞皆釐正之自越州駐蹕以來已收使人令吏部拘
收付身毀抹 右正言吳表臣論近臣不以縣令爲
重故爲令者政多苟簡而民受其弊改擇可用之人
必先使爲縣令顧其才誠可用則必有善政以惠斯

縣論
令擇

攻趙
敵立

論潘
良貴
殺勸
誅貴

民縱或不能亦必強勉爲善 期他日之獲用矣夫
天下者積諸縣而爲之者也縣令皆得其人天下豈
有不治輔臣進呈 上曰 祖宗謹守資格必兩任
縣令以至守俸然後內爲郎外爲監司又擇其賢者
然後爲侍從范宗尹曰大凡進用不必甚驟久於其
職然後究知利病而奔競之風息 楚州鎮撫使趙
立引兵攻金人孫村浦寨不克而還 壬午執政奏
以潘良貴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公事 上曰良貴頃
爲諫官與袁植皆勸朕誅殺 祖宗以來未嘗戮近
臣故好生之德信于天下若此必失人心趙鼎曰諫
諍之職尤不可以此導人主 乙酉詔皇兄忠州防

立王奉祀
益主祀

汪藻乞
治賊吏

呂頤浩鎮
等江浙

禦使安時權主奉益王祭祀自仁宗以來諸王後
各以一人襲封至渡江始廢權直學士院汪藻言
今欲卹民莫大於去貪殘之吏祖宗時吏犯贓者
無大小皆棄市故人重犯法官曹爲清今縱未能舉
祖宗之典姑擇其一二大者真決黥配以戒其餘仍
令臺諫官以上歲舉郡守一人保其終身如後姦賊
與之同罪不得以自守原免而郡守監司於部內有
贓吏不聞朝廷而爲他人所劾者罪亦如之庶幾斯
民漸被實惠疏奏詔坐條申明行下其後卒施行如
藻請丙戌呂頤浩爲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
州劉光世爲兩浙路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朱勝非

張俊
降威方

要高
官受
招安

養軍
用

為江州路安撫大使兼知江州 戊子詔遣使撫諭
邵青威方以所部赴行在時方引兵犯安吉縣之上
鄉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以方討之會統制官岳飛
追襲其後方無路進退始詣俊乞降方上兵簿有馬
六百匹所獻金玉珠珍不可計詔遷方武翼大夫以
其軍六千人隸王玘軍俊因以方為裨將時人為之
語曰要高官受招安 己丑樞密院進呈劉光世所
獲敵人并簽軍狀參知政事張守曰光世謂簽軍不
宜留蓋知吾山川險易他日叛亡恐為敵人鄉道上
曰此皆吾民也不幸失於敵人驅質而來豈其得已
守曰若分置軍伍中每隊留一二人豈能遽叛 上

貨魔
賊黨

論守
資格

謹守
和釋

以爲然 辛卯大理寺奏魔賊王宗石等狀 上

曰此等愚民無知自抵大戮朕思貴溪兩時間二十

萬人無辜就死不勝痛傷乃誅宗石等二十六人於

越州市其餘皆釋之 壬辰侍御史沈與求言今日

矯枉太過盡循資格賢愚同 輔臣進呈范宗尹曰

苟有豪傑之士自可不次擢用若未得其人不得不

謹守資格 上曰使有豪傑之士雖自布衣擢爲輔

相可也前古固多但本朝未有耳今士大夫並進若

未能考詳其實不若姑守資格 中書門下奏行在

仰食者衆倉廩不豐請委諸路漕臣及秋成和糴詔

廣東糴十五萬斛並儲之漳泉福州浙西以銀十萬

置院官
密幹

馭繼先
王官

兩錢十萬緡羅之儲於華亭縣浙東以銀十萬兩羅儲於越溫台州應屬郡非茶鹽及朝廷寄捲錢皆許為羅本諸統兵官非有制書而擅取及所在州擅取之者皆從軍法 置樞密院幹辦官四員 初和安大夫致仕王繼先以覃恩特換武功大夫落致仕給事中富直柔奏繼先以伎術雜流而易前班則自此轉行更無拘礙深恐將帥解體 上覽奏諭輔臣曰朕於言無不從但頃冒海氣繼先診視實有奇效可特令書讀直柔再奏外議謂醫官用藥有功自當於本色官遷之武功大夫昔之皇城使也惟有戰功歷邊任負材武者乃遷無是三者雖入仕日久不以輕

論安學
王石史

授伏望陛下思名器不可假人之意特加愛惜以塞亂源是日進呈上曰繼先初未嘗有請出自朕意直柔能抗論不撓朕當屈意從之議遂寢

史臣曰以一人臨天下其勢常信不以一己之私勝天下之公則其義當屈聖人不恃其信者而嘗畏其當屈者此所以立於無過之地也

丁酉郭仲威犯鎮江詔統制官岳飛以所部擊之已亥朝散郎江躋爲監察御史躋入見論天變事甚悉上以其有史學他日謂大臣曰今士大夫知史學者幾人此皆王安石以經義設科之弊范宗尹曰安石學術本不至是由蔡京兄弟以紹述之說教

行枝漫漫失其意然自非卓然特立之士鮮不爲誤者上深以爲然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七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家中興聖政卷 中興書局上

高宗皇帝八

令世光
朝稟旨

罷便
宜揮旨

張俊
薦飛岳

建炎四年秋七月癸卯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乞依
宣撫處置使司例合隨宜措置事並從便宜詔除臨
陣出奇或事干機會許施行外餘並稟朝旨 詔諸
州守臣自軍興以來得便宜旨揮者並罷 甲辰命
劉洪道趣之池州權管本州及安撫司事諸軍權聽
節制洪道請用便宜旨揮許之 丁巳申命元祐黨
人子孫經所在自陳盡還應得恩數 庚申昌州團
練使岳飛為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用張俊薦也
丁卯戶部請歲終以諸路上供錢斛比較最多最少

比較
上貢

金偽立
劉齊豫

進仁
皇訓
典書

處中乞賞罰庶使官吏有勤惰之戒從之 金主晟
遣西京留守高慶裔尚書禮部侍郎韓昉冊命知東
平府充京東西淮南安撫使節制河南諸州劉豫為
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冊文略曰咨爾劉豫素懷
濟世之才夙擅直言之譽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
三仁至高或願從於周仕宜即始歸之地以昭建業
之元昉有文學仕違為知制誥金主因而用之凡大
詔令多昉所草也 己巳禮部尚書謝克家奏故翰
林學士范祖禹當元祐中終始實在經筵所著唐鑑
已進御又有 仁宗訓典及帝學二書深裨治道今
其子前宗正少卿冲見寓衢州乞給札令冲投進從

編樞
庭備

論劉
光世
牒六

季陵
乞敘
用
黨

之 詔迪功郎王銍權樞密院編修官纂集 祖宗
兵制其後書成 上覽之稱善命銍改京官賜名樞
庭備檢 八月辛未朔禮部尚書謝克家參知政事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嘗因公事移牒六曹言者
以爲今國勢浸弱藩方大臣所宜尊獎王室若帶儀
同三司可牒六曹則亦可以關三省樞密院矣光世
非敢凌蔑特不知事體詔以章示光世 戶部侍郎
季陵轉對上疏曰臣聞宣王承板蕩之後任賢使能
周室中興焉夫賢以德稱能以才稱賢者必有才故
任之勿疑能者不必有德顧所使如何耳自古以爲
才難使人不當求備紀其功忘其過取所長棄所短

安得乏才之歎乎前日士大夫名節不立有愧於古
論事之人皆喜攻之瑕疵既彰不復可用縱加拔拭
攻者踵來雖君相制命亦不能爲之地矣自崇觀以
來黨助巨姦交結非類各由詭道以饗寵榮坐此當
責者不知其幾何人也陛下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
雖皆赦而不誅然弄筆墨者至今未容貸文致其罪
當得惡名雖知其才誰敢引薦當今多難之時朝廷
緩急無可使者獨不聞舉魏尚於獄中卒能却匈奴
起張敞於亡命卒能弭盜賊責功補過自古有之臣
願陛下明詔宰執於罪戾之中選擇實能量付以事
勿因一貴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爲國愛人許以自効

堂關
運吏
部

命進
故事

書郭
子儀
傳賜
諸將

非誤國者勿復再言使人人皆得自新誓死圖報同心協濟以成中興之業天下幸甚疏奏後二日范宗尹進呈詔榜朝堂 壬申詔自今堂除窠闕內不載去處並令吏部差注又詔除知州軍及舊格堂除通判外一切撥還吏部 甲戌詔日輪侍從官一負具前代及 本朝事關治體者一兩事進入用參知政事謝克家請也既而恭宗禮言若今從官一例獻其所聞既非舊典且有越職之嫌乃命學士與兩省官如前詔 丁丑起復神武左軍統制韓世忠遷檢校少師易鎮武成感德始錄守江之勞也翌日 上諭大臣曰世忠不親文墨朕方手寫郭子儀傳欲付卿

贈常
安民
江公
望官

等呼諸將讀示之 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為檢校少保寧武昭慶軍節使錄扈蹕及平盜之勞也 詔故監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諫江公望加贈諫議大夫各官其家二人召安民子奉議郎同赴行在既至以同知大宗正丞 戊寅侍御史沈與求右諫議大夫黎確右正言吳表臣論季陵轉對乞收用近年廢黜之人其言非是不當榜朝堂 上怒命撤之范宗尹請坐三章行出 上曰 祖宗以來凡朝廷政事不當未出則給合封駁既行則臺諫論列一體相成判而為二則非矣宗尹曰臣等惟是之從何敢固執然議者謂陵所言蓋宗尹風旨也 庚辰 隆祐皇太

沈與
求季
陵罷

后至自虔州 承州天長軍鎮撫使薛慶及金人戰
于揚州城下死之 辛巳侍御史沈與求尚書戶部
侍郎季陵並罷先是與求嘗言宰相范宗尹年少驟
進不更世務恐誤國事 上意方向宗尹不以爲然
會與求再上疏劾季陵言其承望宰相風旨有變朱
成黑指鹿爲馬之語宗尹乃求去 上遣中使押入
衙批陵降三官奉祠與求與合入差遣參知政事張
守謝克家留御批不下後二日宗尹入對極論大臣
事君不當懷祿耽寵使人主疑之而防其爲姦事功
決不可立 上宣諭再三宗尹却立不進守力請宗
尹同奏事宗尹不得已而前進呈已卯御批請陵以

張浚
取興
軍水

本官奉祠而與求除職出守 上許之乃詔陵身為
侍從疑誤朝廷欲收姦黨之恩遂陳迷國之計可罷
戶部侍郎提舉亳州明道宮與求乞顯黜獻言者其
論為當至云指鹿為馬使大臣不敢安位可除直龍
圖閣知台州宗尹乃復視事 癸未宣撫處置使張
浚復取永興軍初浚之西行也 上命浚三年而後
用師進取及是金左監軍昌與宗弼皆在淮東約秋
高入寇浚聞宗弼躊躇淮上度敵必再取東南議出
師分撓其勢士大夫多以為不可通判敘州王賞獻
養威持重二策浚弗用召諸將議出師都統制曲端
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戰且金人

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
乃可議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吳玠曰高山峻谷
我師便於駐隊敵雖驍果甲馬厚重終不能馳突吾
據嵯峨之險守關輔之地兵即大至決不容爭此土
浚皆不聽參議軍事劉子羽爭之曰相公不記臨行
天語乎浚曰事有不可拘者假如萬一有前日海道
之行變生不測吾儕雖欲復歸陝西號令諸將其可
得乎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遣本
司主管機宜文字張彬往渭州以招填禁軍為名實
欲伺察端意彬至渭見端問曰公嘗患諸路兵不得
盡合及財用不足以供軍今張公之來兵已合用已

足婁宿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失今不
擊萬一黏罕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
較彼已必先計吾不可勝與敵之可勝萬一輕舉脫
不如意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又自敵入寇因糧於
我彼去來自如而我自救不暇是以我常為客而彼
常為主今當反之精練士卒按兵據險使我常有不
可勝之勢然後徐出偏師俾出必有所獲是我為主
彼為客不一二年必自困斃因而乘之可一舉滅矣
彬以端言復命先是玠以彭原之敗望端不濟師而
端謂玠前軍既敗惟長武有險可捍衝突二人爭不
已浚積前疑卒用彭原事罷端兵柄與宮觀再責海

論斂吏害
科賦

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諸州
羈管陝西倚端為重及貶軍情頗不悅遂決策治
兵移檄河東左副元帥宗維問罪乃以玠權永興軍
路經略司公事遂取永興軍玠以功陞忠州防禦使
丙戌寧遠軍節度使孟忠厚乞蠲 太母所過秋
稅范宗尹曰頃已免夏稅若復蠲放恐州郡經費有
闕必致橫斂 上愀然曰常賦外科斂及賦吏害民
最宜留意 祖宗雖崇好生之德而賦吏死徒未嘗
末減自今官吏犯賊雖未欲誅戮杖若脊流配不可貸
也

臣留正等曰設官吏以牧民志不在民而貪黷是

聞民之賊也 藝祖皇帝懲五季之弊凡賊吏一切棄市 藝祖豈好刑人哉誠以不如是則不足以行仁政於天下者也而况艱難以來生民之困極矣撫摩涵養民猶或病而貪黷之吏乃敢剝刻以肆其無厭之求如之何民不窮且益乎故 太上皇帝惻然念常賦之不可免而欲不貸賊吏之罪聖上斷然舉而行之懲一而百懼其真得 藝祖太上皇之心歟

丁亥楚泗等州鎮撫使趙立領徐州觀察使是時張榮在鹽城縣來亂鳴張立親擊破之併是糧食將經營京東行次寶應縣承州報敵復聚兵揚州立遂

敵圍
楚州

命劉
岳援

廢越
州務

歸而完顏昌已傳城下立慨然曰敵終不去惟有竭

節守死此州而已妻出兵破敵敵圍之 己丑詔通

泰鎮撫使岳飛以所部救楚州時揚承二鎮已陷楚

勢亦危趙立遣人告急簽書樞密院事趙鼎欲遣神

武右軍都統制張浚往救之浚曰立孤壘危在旦夕

若以兵委之譬徒手搏虎併亡無益鼎見 上曰江

東新造全藉兩淮若失楚則大事去矣若俊憚行臣

願與之偕往俊復力辭乃命飛與立腹背掩擊仍令

劉光世遣兵往援毋失事機 庚寅自分權貨務場

於臨安而商人不復至行在詔廢越州務場 辛卯

帶御器械潘永思罷永思護六宮東歸盧益願與之

戚不
里私

亂為范
作汝

碑忠篆
彥韓

楚提世劉
揚不光

交結為諫官吳表臣所論上曰朕於戚里未嘗私以
恩澤如邢后之父不復收召張婕妤兄弟皆小官卿
等所知盧益觀望陰結永思非端人也 癸巳建州
民范汝為作亂守臣韓珉遣州兵出戰為所敗乃命
本路安撫使程邁會兵討之 甲午中散大夫韓瑛
為其父忠彥請謚 上曰呂頤浩嘗奏崇寧黨碑視
其姓名皆賢士大夫真可惜也 上篆其神道曰世
濟厚德之碑謚文定 兩浙安撫大使劉光世畏金
人之鋒不能揚楚但遣統制官王德慶鄺瓊將輕兵
以出是日渡江與敵游兵遇擊之 九月乙巳詔劉
光世岳飛趙立王林犄角逼逐敵兵渡淮時完顏昌

趙立
與敵
索戰

劉豫
借位

圍楚州已百餘日鎮撫使趙立一日擁六騎出城呼

曰我鎮撫也首領驍敵其來接戰南寨有二騎襲其

背立手奮二槍敵俱墜地奪雙騎將還俄北寨中遣

五十餘騎追立立瞋目大呼人馬俱辟易明日立三

幟邀戰立以三騎應之敵伏發立中飛矢奮身突圍

以出敵益攻之戊申劉豫借位于北京初軍民間

豫至殺金人閉門以拒豫豫擊而降之遂即皇帝位

國號大齊大赦僞境赦文略曰朕風猷寡陋家世側

微昔也壯年久林泉而是樂今焉晚節豈軒冕之為

心雖非虞舜之明揚幸無成湯之愆德既立復還東

平 癸丑言者論近世銓衡之官法守不立自京黼

論堂
中取
部關

許越
訴賊
吏

罷兩
省檢
正

趙立
死節

用事有詣堂而求吏部關者判一取字雖已注人亦奪予之甚至部有佳闕密獻之以自效為寒遠患踰二十年望明戒吏部長貳自今堂中或取部關者並須執守毋得供報從之 甲寅言者論近州縣之吏賦貪頗眾欲望應官負犯入已賦許人越訴其監司守令不即按治並行黜責庶使舉刺之官不敢坐視賦吏既去民皆樂生從之 乙卯罷中書門下省檢正官 丙辰復增左右司郎官為四員 金左監軍昌犯楚州守臣楚泗州連水軍鎮撫使趙立死之前一日昌大進攻具臨城翌日填壕將進立率士卒禦之忽報敵近城矣立笑曰將士不用相隨吾將觀其

却世進
韓忠馬

漸廢
鎮撫使

詭計且令此輩匹馬隻輪不返上城。未半敵飛
砲碎其首左右馳救之立猶曰吾終不能與國滅敵
矣令舉致三聖廟中聲言疾病祈禱使敵不悟言終
而絕。己未。上曰昨韓世忠進一馬高五尺一寸
云非人臣所敢乘朕答以九重之中未嘗出入何所
用之卿可自留以為戰備。辛酉承州天長軍兵馬
鈐轄主管鎮撫司公事王林知承州代薛慶也廢天
長軍為縣隸揚州盱眙軍為縣隸泗州自是諸鎮撫
使稍因事併廢矣。壬戌御史中丞富直柔請罷新
除右司員外郎侯延慶而用直龍圖閣蘇遲為都司
范宗尹曰都司宰屬如大藩帥臣猶得自辟置屬官

臺諫
不當
薦官

富平
之敗

蓋資贊畫之益遲雖名德之後然不可任都司 上

曰臺諫以拾遺補過為職不當薦某人為某官趙鼎

曰惟可論薦臺屬張守曰亦須得旨乃可薦 上曰

然 癸亥宣撫處置使張浚以都統制劉錫及金人

戰于富平縣敗績初浚既定議出師幕客將士皆心

知其非而口不敢言 上亦以敵萃兵淮上命浚出

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其虛時權永興軍路經略

使吳玠已得長安而環慶經略使趙哲收復鄜延諸

郡浚乃檄召熙河經略使劉錫秦鳳經略使孫渥涇

原經略使劉錡各以兵會合諸路兵四十萬人馬七

萬以錫為統帥浚親往邠州督戰金左副元帥宗維

聞之急調宗弼自京西入關與婁宿會官軍行至耀
州富平金人已屯下邽縣相去八十里而婁宿方
在綏德軍衆請擊之浚不可乃約日會戰金人不報
書凡數往金人許之至期輒不出兵浚以婁宿為怯
曰吾破敵必矣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
利將何以戰宜徙據高阜使敵馬衝突吾足以禦之
秦鳳路提點刑獄公事郭浩亦曰敵未可爭鋒當分
地守之以待其弊諸將皆曰我師數倍於敵又前阻
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將戰命立故將曲端
旗以懼敵婁宿曰彼給我也敵逆薄我軍錡身先率
士卒禦之自辰至未勝負未分敵更薄環慶軍他路

趙鼎
諭劉世

敵州
拔楚

軍無與援者會哲擅雜所部將士望見塵起驚遁軍
遂大潰金人得勝不追所獲軍資不可計 丙寅賜

劉光世銀帛二萬匹兩為浚江賞軍之費先是有言
光世將提兵過江而幕客沮之簽書樞密院事趙鼎
以書抵光世曰參謀諸公久在幕府必能裨贊聰明
共享富貴固不可輕舉妄動重貽朝廷之憂亦安忍
坐視不救滋長敵勢留無窮之患 上問之曰諭諸
將當如此 戊辰金左監軍昌急攻楚州拔之趙立
家屬先死于徐以單騎入楚得女子習書者使讀軍
中書記城陷遂沒立為人木強不知書其忠義蓋出
天性善騎射容貌甚壯不喜聲色財貨與士卒同甘

趙立
比許
張立

苦每戰擐甲胄先登衆畏服樂爲用其視敵人如仇
每言及必齧齒而怒常戒士卒惟以殺金兵爲言自
敵來中國所過名城大都多以虛聲脅降如探囊取
之惟冀州堅守踰二年濮州城破巷戰殺傷略相當
皆爲其所憚而立威名戰多咸出其上是役也敵銳
意深入會張浚出師關陝宗弼往援之及立以其軍
蔽遮江淮故北師亦困斃而止議者謂立之功雖張
巡許遠不能過云 冬十月庚午朔張浚斬趙哲于
邠州遂責劉錫爲海州團練副使合州安置初諸軍
旣敗還浚召錫等計事浚立堂上諸將帥立堂下浚
曰誤國大事誰當任其咎者衆皆言環慶兵先走浚

命擁哲斬之哲不伏且自言有復辟功浚親校以槓擊其口斬于堙下軍士爲之喪氣哲已死諸將聽令浚命各歸本路歇泊令方脫口諸路之兵已行俄頃皆盡浚率帳下退保秦州於是陝西人情大震

朱勝非閑居錄曰張浚出使陝蜀便宜除官至節度使雜學士權出人主之右竭蜀人之膏血悉陝服之甲兵凡三十萬衆與彼角一戰盡覆用其屬劉子羽計歸罪將帥趙哲曲端並誅之由是怨怒俱叛浚僅以身免奔還閬州關陝之陷自此始至今言敗績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也

龜鑑曰富平一戰偶爲趙哲離部以取敗夫勝負

兵家之常鄧禹有關中之敗子儀有相州之敗孔明有街亭之敗而富平之以速戰敗者公非不知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也又非不知臨行天語三年而後出師也痛念向者海道之幸已出襄漢今也敵駐淮甸有再入吳越之謀萬一犯屬車之清塵縱欲提兵問罪亦何及矣此公所以不顧利害不計勝負而決於一戰也

臣僚上言建州軍賊作過將官曹維方到任繼而趙哲招撫不以軍賊叛逆在歷奏劾除名有旨體究詣實改正依無過人例又言范瑛為衢州開化縣令其邑僻遠叛賊苗劉所不到乃結守臣胡唐老作守禦

詔當信秦自歸
取令檜北

有功改京秩有旨體究詣實改正

臣留正等曰曹維未嘗有罪而被罪范琪未嘗有
功而奏功 太上皇帝既得其實亟加改正曾不
旋踵若使維之罪不雪而琪終冒其功在二人固
未足道而於賞罰大柄無乃終累乎臣於此二事
有以見 太上皇帝之於賞罰必務覈實以求中
也

己未王以寧乞下詔幸蜀俾敵人罔測乘輿所在
上曰詔令所以取信於民自非必行之事不可降詔
何以取信于民 秦檜自楚州孫村歸于連水軍丁
祺水寨遂泛海赴行在

朱勝非閑居錄曰秦檜隨金北去爲大將撻辣任用至是與其家俱得歸檜王氏婿也王仲山有別業在濟南敵爲取千緡贖其行然全家來歸婢僕亦無故人知其非逃歸也

林泉記曰檜在大金爲徽宗作書上黏罕以結和議黏罕喜之賜錢萬貫絹萬疋建炎四年大金攻楚州乃使乘船艦全家厚載而還俾結和議爲內助

李心傳曰檜與何栗孫傳司馬朴同被拘三人不得歸而檜獨得歸此可疑一也自中京至燕千里自燕至楚州二千五百里豈無防禁之人至踰河

越海並無機察此可疑二也檜自謂隨軍至楚定計於食頃之間向使敵人初無歸檜之意第令隨軍則質其家屬必矣胡爲使王氏偕行此可疑三也張邵所奏謂檜衣褐憔悴蓋被執而訓口讀而檜自敘乃云劉靖欲殺己以圖其囊橐既有囊橐豈是奔舟此可疑四也夫以檜初歸見上之兩言始相建明之二策與得政所爲前後相符牢不可破豈非檜在北庭嘗倡和議而捷懶縱之使歸邪

癸酉執政進呈諫官論疏上覽之甚悅謂范宗尹曰近來臺諫官無一日無章疏亦未嘗放過一事

喜臺
諫言
事

論
下
蔡
奸
邪
久
放
雨
僦
錢
尚
食
進
兔
鷄

趙鼎曰陛下開廣言路獎拔言臣是以人人得以盡言無隱此朝廷美事也 丙子 上謂范宗尹曰比

閱王球家所收 上皇書畫有御製鳴鶴賦京下皆

作賦題其後下賦盛言繼述 哲宗之志屏斥元祐

之人而致斯瑞豈非奸邪宗尹曰紹聖以來賊害忠

良皆下之力也 己卯以久雨放行在越州公私僦

錢十日自是雨雪則如之 癸未 上謂輔臣曰聞

城中百物貴踴將士經此寒苦可念 太上日饋朕

盤殮問內侍云一兔至直五六千鶴鷄亦三數百朕

知之飭尚食勿進鷄兔久矣范宗尹曰陛下恭儉如

此天下幸甚 乙酉言者論天下三年之通喪後世

罷羣
臣起
復

不峻
責劉
世光

有從權奪服之舉者所以移孝為忠徇國之急也而
比來所起之士多非金革之故幾習宣政之風如權
邦彥為發運使姜仲謙為湖北轉運使以至幕職之
官亦行起復又有寅緣請托於權三省樞密院而圖
起復者此何理邪欲望一切罷去予以明人倫而厚
風俗詔邦彥專委催發諸路錢糧應副行在大軍支
遣其餘皆罷之 戊子簽書樞密院事趙鼎奏詰劉
光世違命不救楚州之罪有云逐官但為身謀不恤
國事且令追襲金人過淮以功贖過翌日 上以批
言太峻令改定進入及進呈 上曰光世當此一面
委任非輕若責之太峻恐其心不安難以立事鼎曰

三省
密院
度敵

李
勤
作
亂

陛下待諸將可謂無負矣不知何以爲報 己丑權

同知三省樞密院事李回改同知樞密院事時敵留

淮上未退一日宰執奏邊事范宗尹曰敵未必能再

渡趙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乃乞詔州

縣各爲移治自保之計毋得拘留百姓及兵至即脫

身而遁使民肝腦塗地又曰三省常爲敵不來而爲

陛下拔人才修政事密院常爲敵見侵而爲陛下申

軍律治兵甲即兩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

辛卯虔州進士李勤仁與其弟世雄聚衆于羅源

有兵萬餘是日破虔化縣又入石城縣詔江西兵馬

副都監李山與吉州統制官張忠彥會兵討之丙

論孔
李彦威
李成寇

申馬進急攻江州兵馬副鈐轄劉紹先統兵迎敵雖
捷而攻城愈急 范宗尹等進呈江東探報孔彦威
李成人馬宗尹曰萬一移蹕欲令韓世忠屯饒州張
浚留越州相為聲援 上曰朕日夕念此未嘗忘懷
世忠兵少與李成相距萬一決戰小有敗衄國威愈
挫朕欲留世忠浙東此人忠勇不畏金兵敢與之戰
使張浚以五千精騎策應之恐能成功來春事定朕
親督諸軍巡幸江東雖過淮南亦所不憚平此二方
不難也趙鼎曰臣恐成輩乘間深入愈難支吾 上
曰卿所慮極當顧力未能及耳然朕之所說未必皆
是卿等之言亦未必皆非更呼諸將議之 十一月

封謹
呂公
著等

癸卯詔曰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皆盛德元老同居廟堂國勢奠安四字順服而遭罹貶斥久歷歲時尚拘微文未獲昭雪朕經此時巡之久益知致治之難念茲老臣是宜褒稱三省可檢舉速行褒贈并其餘黨籍臣僚下有司責以近限具名取旨施行初上既數下詔褒錄元祐忠賢而朝廷多故有司未暇檢舉及是上乃得元祐黨碑即降出令錄所司一一契勘褒贈遂追封公著魯國公大防范國公謚正愍純仁許國公皆贈太師

臣留正等曰三人之忠載之信史實冠臣隣旌三臣之忠則凡一時名列黨籍者咸有光焉雖褒贈

秦檜
議分
南北

之恩未及猶及己也况 太上皇帝成命亦既有
在乎其有未及者舉行於今日亦 太上皇帝之
志也

甲辰簽書樞密院事趙鼎罷 丙午秦檜入見檜
自言殺敵之監已奔舟來歸朝士多疑之者而宰相
范宗尹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乃命
先見宰執于政事堂翌日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
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講和且乞 上致書左
監軍昌求好 丁未試御史中丞李直柔簽書樞密
院事 試御史中丞致仕秦檜試禮部尚書賜銀帛
二百匹兩范宗尹等進呈檜所草國書 上曰檜朴忠

喜得
秦檜

增諸
路酒
價賦
配孫
吏賊
或賦
改樞
密院
名官

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 二帝 母后消息而

又得一佳士也古者兵交使在其中第難作國書姑

令劉光世作私書與之始朝廷雖數遣使然但且守

且和而專與金國解仇議和蓋自檜始 辛亥兩浙

轉運副使曾紆請權增諸路賣酒錢上等每斛增二

千八百下等增千八百從之 壬子權知湖口縣孫

咸坐賊抵死三省擬刺面配連州 上謂大臣曰

祖宗時賊更有杖朝堂者黥而特配尚為寬典 乙

卯改樞密院幹辦官為計議官序位在太常博士之

下 丙辰金左監軍昌陷泰州 己未金人陷通州

庚申詔學士兩省講讀官依舊輪日進故事先是

議官
進故

劉豫
改元

張浚
興州

吳玠
尚原

量留百司而講筵所不與 上特命留之量留百司
在□□□□□

辛酉僞齊劉豫改元會昌 宣撫處

置使張浚自秦州退軍興州初我師既潰於富平慕
容口叛乃遂引兵而西於是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
吳玠自鳳翔走保大散關之東和尚原權環慶經略
使孫□由隴關入秦與浚會金人乃入德順軍浚聞
遂移師興州簿書輜重悉皆焚棄浚之自邠南歸也
將士皆散惟親兵千餘人自隨其屬官皆懼有建議
當保護州者參議官劉子羽曰議者可斬也宣撫司
豈可過興州一步係關陝之望安全蜀之心浚以爲
然乃劾異議者遣子羽單騎至秦州訪諸將所在時

蜀軍
復振

鳳翔
民輸
芻粟

敵騎四出道阻不通將士無所歸忽聞子羽在近宣
撫司留蜀口乃各引所部來會凡十數萬人軍勢復
振浚哀死問傷錄善咎已人心粗安或謂吳玠宜移
屯漢中以保巴蜀玠曰敵不破我詎敢輕進吾堅壁
重兵下瞰雍甸敵懼吾乘虛襲其後此保蜀良策也
諸將乃服時玠在原軍食不繼鳳翔之民感其遺惠
相與夜負芻粟輸之玠亦憐其遠口厚遺以銀帛民
又益喜敵怒遣兵伏渭南邀而殺之又令保伍相坐
犯者皆死而民冒禁輸之數年然後止 己卯 上
以 太后誕日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 后
曰吾老矣幸相聚於此他時身後吾復何患但有一

太明仁誣
后宣

監守任年
司倅三

盜惟渠
賊治魁

事當與官家言之吾逮事 宣仁聖烈皇后求之古
今母后之賢未見其比因姦臣快其私憤肆加誣謗
有玷盛德建炎初雖嘗下詔辨明而史錄所載未經
刪定豈足傳信後世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意於官家
也 上聞之惕然其後更修 神宗 哲宗兩朝實
錄蓋張本于此 辛巳詔監司守倅並以三年爲任
壬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進呈諸路盜賊數 上
謂回卿意如何回曰臣意欲治數渠魁當自戢 上
曰卿意甚善皆吾赤子豈可一一殺之第治李成輩
三兩人可矣 乙未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爲江南
路招討使進解江州之圍且平羣盜事急速者許便

宜 翰林學士汪藻言古者兩敵相持所貴者機會
此勝負存亡之分也敵師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
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淮南荐經兵戈民去
本業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非
朝夕可還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
墾臣愚以為正二月間可便遣劉光世或呂頤浩率
所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柵使之分地而耕既固行
在藩籬且清東西羣盜此萬世之利也疏奏未克行
中興後言屯田者蓋自此始 初徽猷閣待制洪皓
與右武大夫龔璿持命至太原敵令其陽曲縣主簿
張維館伴幾歲金過使人禮益削是歲始遣皓璿

不洪
屈皓

至雲中時通問使王倫閣門宣贊舍人朱弁已被拘
倫皓因以金遺商人陳忠令密告 兩宮以 本朝
遣倫等來通問於是 二帝始知達炎中興之實已
而左副元帥宗維召皓等遣官偽齊皓力辭不可宗
維怒命壯士擁以下執劔夾承之皓不為動傍貴人
皓曰此忠臣也宗維怒少霽遂流遁于冷山雲中至
冷山行兩月程距金二百餘里地苦寒四月草始生
八月而雪右監軍布尹使誨其八子或二年不給衣
食盛夏至衣猶布嘗久雪薪盡至乞馬夫煨麩而食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八